

安徽涡阳棒鼓舞的起源、形式及文化内涵

孟凡翠

(亳州学院音乐系 安徽 亳州 236800)

【摘要】利用文献综述法及田野调查法,对安徽涡阳棒鼓舞的起源、表演形式及文化内涵进行了研究,涡阳棒鼓舞是流传于安徽省亳州市涡阳一带的民间传统舞蹈,是亳州地域独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蹈艺术之一,舞蹈展现了亳文化、道家文化、和和文化、水文化,展现了当地民众的性格特征,成为地域民众情感的纽带。

【关键词】棒鼓舞;起源;风格特征;文化价值

【DOI】10.125252/j.issn.2096-6288.2020.08.1625

棒鼓舞是安徽亳州涡阳一带广泛流行的、具有农民自发性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,也称“太平鼓”“花棒鼓”“子弟灯”等。该舞蹈模仿军事打仗,各个角色的舞蹈动作特色鲜明,一般在农历节日、古会时表演,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蹈之一。棒鼓舞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、深厚的群众基础、悠久的人文历史,深深吸引着地方民众和文化学者,2008年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涡阳义门古镇是被公认为棒鼓舞流传于发展的基地,主要是以村落、家族内进行传承和发展的。

一、涡阳棒鼓舞的起源

涡阳是道家文化发源地,地处中原地带,农耕文化氛围浓郁。根据笔者的调研、整理,归纳其起源大致有四种说法。

(一)唐代张逊建庙说

传说在平定安史之乱后,张逊被唐王派到涡阳的义门修建庙宇,以庆祝天下太平,祈祷风调雨顺,当地百姓为了庆祝这一盛事,组织排练了“棒鼓舞”,义门镇也被冠以“庙集”之名,一直流传至今。

(二)清代张乐行捻军说

传说清代张乐行聚捻起义,在传统春节年俗“燃捻放荒”期间和军事胜利归来都要进行庆祝活动,以宣扬其政令,道具也由火把逐渐过渡到木棒,“燃捻舞”逐渐发展为“棒鼓灯”。捻军另一领袖和秀以义门刘营镇为传播基地,在其原有的基础上,发展了阵势和唱法,成为特色鲜明的舞蹈形式,且流传至今。

(三)民国邓正文返乡说

传说在民国时代,段祺瑞的手下有个叫邓正飞的,酷爱舞蹈,系炮兵营营长,其返乡后,将北方的“棒天舞”与当地的花鼓灯进行大胆的结合、创新,注重技巧性,在涡河南岸进行传承和发展,并逐渐在涡阳一带流行发展起来。

(四)若干丰收说

传说,义门镇盛产若干,若干吸引远近商贾前来收购,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,所以,每逢若干丰收,老百姓就会手持若干和着锣鼓点进行庆祝,感谢大自然的馈赠,并祈愿来年有好的收成,后来若干逐渐被“木棒”所替代,逐渐成为“棒鼓舞”。

但从棒鼓舞的艺术特点及演出程序来看,笔者以为,棒鼓舞与军事活动是密不可分的,是古代“武舞”的现代遗存。

二、棒鼓舞的形式

(一)服装道具及角色

所持的主要道具为五花棒、平鼓、小锣、岔伞等。

在服装道具的使用上,各个角色是不同的,小巧的伞、老傻的破扇、翠花的花褂、棒鼓锣的武士装扮等,岔伞上的八卦图等;在唱腔上也是丰富,既有地方小曲又有转相歌子,唱词上既有反映人们生活的也有反映自然生物的,门类繁多,涉及面广,都来源于生活。

棒鼓舞的队伍一般由12个演员组成,分别是小巧、老傻、翠花婆、棒鼓锣各三个。小巧持伞是队伍的灵魂人物,带领队伍行进,队伍的调度及队形在他的引领下进行;老傻一手持破扇、一手拿着鸟的是军师,负责插科打诨;翠花婆则是联络员、情报员,翠花则是政工人员,起到解民情、探军情的作用;棒鼓锣则是代表着武器和军事阵型。“三”则代表着军队里的三人一组的军事编制。短兵相见的时候用盾以鼓来表示,再远一点的时候用矛刺以锣示之,进攻的时候用刀砍以棒替代。伞的顶端一般绘有八卦图。

(二)表演程式

棒鼓舞的表演程序主要分为:大场子、小场子。大场子之后就是小场子表演,小场子之后是大本戏,也称“高台子”。在表演上,动作幅度大,队形变化多。

主要的队形及调度有:独龙过江、二马分鬃、四进门等。

表演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,即大场子与小场子,大场子在前,小场子紧接其后。大场子有固定的结构和套路,和安徽花鼓灯的大场子很像。小场子则可以根据情境任意安排节目,形式比较活泼。

(三)伴奏音乐及唱腔

在音乐上分两部分,即表演部分和开头结尾两部分组成。大场子表演使用的乐器为打击乐器,有锣、鼓、钹等,其中锣又分为大小锣,鼓是战鼓。而在开头和结尾则是用的是海螺和长号。在唱腔上,有自己的特色。其主要的唱腔为转相歌子和几个太平歌调门,也会加入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,目前搜集整理的唱段有:《二八佳人》《巧嘴老婆》《李三姐推磨》《杨三姐闹酒店》《对朵落》《四番十字歌》等。

三、棒鼓舞的文化解读

棒鼓舞作为安徽亳州地域最具代表性舞蹈之一,是地域民众生活的一部分,表达了民众的情感和愿望。其能够一代代传承下来,在形式上具有其浓郁的乡土特色和地域特色,还因为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。

(一)展现了亳文化

所谓亳文化,从地域的角度来说,指的是“以地域文化的视野审视,我们把发生与存在于历史上亳州的以及其发生辐射、影响于外的文化”^[1]。从文化形态上来说,是“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,千百年来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生存方式、生活经验、社会价值观念与思想的文化遗产。自然和谐、奋发向上、勇于创新的精神”^[2]。道家文化是亳文化的核心,以亳州为辐射原点,向外辐射,兼容并包多元文化,且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而涡阳地处亳州境内,深受亳文化影响。棒鼓舞作为地域民间舞蹈,“以人体动态保存文化与表现文化”^[3]。从棒鼓舞这一地域舞蹈可以探寻其所蕴含的亳文化。

“亳文化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和开拓精神,成为中华民族在动乱的社会中不甘沉沦、奋发进取,召唤人们以英雄气概,创造新生物的时代精神的代表,这正是亳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”^[4]。关于棒鼓舞起源中的张逊建庙说、张乐行捻军说、邓正文返乡说都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在动乱的年代中,勇于用行动追求美好生活的英雄气概。在舞蹈的动作中,通过威武豁达、孔武有力、技巧性强来反映这一文化。例如,手持棒鼓锣的演员则是代表骁勇善战的武士,无论是代表的盾、刀、矛动作,还是自身的武艺表达,都需要表现出将士们的威武豁达和孔武有力,且需要一定的技巧性动作使演出精彩好看。

(二)道家文化的精神追求

亳文化“具有某种心灵的归往和精神的象征等意味”^[5],与道家文化中的超脱世俗的追

求一致。民众通过棒鼓舞宣泄自身的情感,在近乎癫狂和有序的舞蹈中酣畅淋漓的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传达其丰富的精神世界,并在与观众的互动中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,成为地方民众精神生活、文化风俗、文化生活的代表。例如小巧的动作要求自由洒脱、飘逸奔放进而可以充分调动队伍和观众的情绪,例如“绕身”“正旋转”“倾斜旋转”“上下抖动”等举伞动作。棒鼓舞飘逸飘逸的动作展现的正是亳州涡阳一带民众对和平、幸福、美好生活的向往,以及超脱世俗的精神追求。

(三)“水”文化的融入与体现

所谓“水文化”指的是“最简明的说法是有关水的文化,或者说是人们以水为载体创作的文化”^[6]。水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,“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母文化,因此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备受重视”^[7]。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水文化则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。民间舞蹈文化由于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发生与发展,所以其表层及深层文化均受到了水文化的影响。作为亳文化的核心,道家文化中就有“上善若水”之说,涡阳棒鼓舞生长于涡水河畔,自然受到了水文化的影响,水文化融入于舞蹈之中,舞蹈体现了水文化。棒鼓舞中水元素的体现主要有表层的深层的两个方面。表层的主要体现在动作形态上,深层的主要体现思想文化上。在动作上,既潇洒飘逸又粗狂豪放,与水的灵性相关。例如在角色上,小巧的动作灵活多变,领导着队伍或进或退、或弧线迂回或直线进击,体现出作为领导者小巧的灵性,与水之灵性相一致。舞蹈队伍在形态上展现了动静、虚实、圆直阴阳变化,时而蜿蜒盘旋,时而一泻千里,展现了水的力量。在深层上,体现的是“水”文化,体现的是“上善若水”的哲学思想。“从水这一自然现象中,即可以观察出德、仁、理、义等一系列道德品格”^[8]。在棒鼓舞中,所体现的正是德、仁、理、义等一系列的道德品格。在棒鼓舞的张逊建庙说中,所体现的正是希望能以舞蹈的形式来传达百姓对于天下太平,对于风调雨顺时代的歌颂,体现的是唐王的德与仁,展现的是百姓对于忠义、对于正义的尊崇。

(四)展现了“和”的文化内涵

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,万物负阴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。即认为世界是矛盾一体的,有阴有阳,世界是阴阳共存的一种和谐。具体而言,“和”在角色分配、舞蹈构图、动作的刚柔相济的审美追求上。

在角色分配上,有男女的搭配,男性角色有负责指挥的小巧,还有军师、普通战士,女性角色有翠花,虽然12个人却代表了千军万马。

在踩街进程和表演过程中,队形有直线有曲线,形成了各种运动的路线和图形。路线以无极路线为基础,进行不断的变化,以“圆”形这“一”为出发点,以“S”形为走向,进行变化,进而形成各种路线。例如“龙摆尾”“竖方城”等队形,以路线的变化展现空间环境,让人产生遐想,使观者由眼前之景联想到战争打仗的情境,使舞蹈不仅有感官上的刺激,更是获得情感上的共鸣。

在动作特征上特色鲜明上,小小巧的机智、老傻的滑稽、兵士的勇猛、翠花的娇俏,不同的角色凑在一起,层次多且不乱,展现的是各类艺术角色在棒鼓舞的引领下的共生共存。

(五)展现了亳州地域人民诙谐、幽默、豁达的性格特征

民间舞蹈指的是“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,由劳动群众直接创作,又在群众中进行传承,而且仍在流传的舞蹈形式”。涡阳棒鼓舞现在仍在群众间进行传承,与舞蹈所反映的地域民众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,与当地人民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,是物质生活的反映。

棒鼓舞的群众基础深厚,演员也是自发组织起来的,在农历的节日里进行表演的。脱离了日常辛苦的劳作,需要用舞蹈来传达自己对生活、幸福生活的向往。虽然苦难,但老傻如戏曲小丑的装扮、翠花和小贩装扮,以及各种滑稽的造型和动作,反映了当地人民诙谐幽默的性格,进而达到自娱与娱人的舞蹈目的。

结语

综上所述,涡阳棒鼓舞以其独特的舞蹈语言成为地方代表性民间舞蹈,其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,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

安徽涡阳棒鼓舞是亳州民间艺术形式之一,从表层的舞蹈角色、队形、动作、角色的性格特征、服装道具及扮相上、唱腔及唱词到深层的文化内涵诸方面,都有其独具特色的一面,舞蹈所展现的亳文化、道家文化、水文化、“和”的文化内涵,以及所表现的当地民众的性格特征,都是地域人民风韵的形象展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王正明,魏宏灿.亳文化的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[J].淮南师范学院学报,2014(6):5
- [2]王正明,魏宏灿,张立驰.亳文化十讲[M].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3.7第1-8页
- [3]罗雄岩.中国民间舞蹈艺术教程[M].上海:上海音乐出版社,2001:19
- [4]王正明,魏宏灿.亳文化的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[J].淮南师范学院学报,2014(6):7
- [5]张立驰.魏宏灿.亳文化概论[J].学术界,2011(2):104
- [6]许静涛,许沛君.摆脱“逆差”:文化输出与当代文化建设[M].南昌:江西美术出版社,2009:11
- [7]李守培,郭玉成.中国传统水文化对武术的影响[J].上海体育学院学报,2013(6):72

作者简介:

孟凡翠(1980—),女,汉族,籍贯:安徽省宿州市泗县,硕士,研究生学历,副教授,主要研究领域:民族民间舞、安徽淮河流域民间舞、亳州传统民间舞蹈、舞蹈教育。基金项目: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安徽淮河流域民间舞蹈关联性研究”(课题编号:AHSKQ2016D94);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(课题编号:gxxyq2018115);

亳州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“亳州传统民间舞蹈文化传承与创新基地”(课题编号:2018whjd02)